

破碎結婚會

受難者：左增福

訪談對象：本人

訪談時間：2014年6月19日

訪談地點：佳冬鄉六根村佳昌路171號自宅

左增福小檔案

1930年 出生於屏東縣佳冬鄉

1950年 因參加結婚會被逮，被關兩個月

1970年後 在佳冬鄉六根村開起左家板條迄今

結婚是人生的夢想之一，對鄉間的莊稼漢來說，存一筆錢、討個好老婆，就是穩定人生的開始，但是在一甲子以前，在那個無所不疑的時代，連圓一個結婚夢，都會被懷疑是異議分子的結黨結社，多少人的結婚夢因此破碎……

「真的都是黑白講、黑白抓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被冤枉嗎？」回想起數十年前因為結婚而掀起的風暴，左增福仍對當時無端掀起的巨大恐怖憤憤不平。

「如果被抓了不承認，還會被打到死死昏昏去，再潑水再打……你說，那是個怎麼樣的時代？」

躲防空洞的日子

世居屏東縣佳冬鄉的左增福，生於 1930 年，在家中排行老么，小時候家裡要耕作兩、三甲的田，種了許多稻子、番薯、豆子等，父母親為了撫養六個小孩（原六男一女，有一人夭折）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過著非常單純的農家生活。

不過，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再單純的農家同樣陷入戰爭的恐懼中。左增福還記得，當時日本人在佳冬鄉建有機場，美國軍機三不五時就飛來轟炸，飛機總會飛得特別低，低到幾乎要貼到房子的屋頂，讓人的心臟快跳了出來。

「那時候，我們根本就不敢住在家裡。」左增福回憶，在那些飛



數十年後，左增福訴說當年往事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機貼著屋頂飛的日子裡，有的人嚇得漏夜就載著家當，搭牛車逃到美濃山區，也有人直接搬到防空洞，連煮飯都在防空洞前解決，這樣的日子足足過了一年。

當時就讀佳冬農校初中部三年級的左增福，因為三不五時就得躲防空洞，初三那年，幾乎無法好好讀書，後來到了最後一學期，日本人匆匆投降，學校根本就沒有時間發畢業證書。

數十年過去，左增福仍然遺憾：「18年次的有畢業證書，19年次的就沒有，也算是戰爭的一大遺憾啊！」

結婚會

離開學校後，左增福便留在家裡幫忙務農，他說，其實當時他也有外出打拚的念頭，但是父母叨念著「如果離家了，家裡的田誰要耕耘？」他也就只好留下，過著單純的農家生活。

念書，工作，成家，是多數年輕人為自己設定的人生軌道，在學校畢業後，18、19歲的青春少年，編織的正是結婚的夢想。當時在客家聚落，流行以互助會的形式，互相幫助一圓人生夢想，以結婚為目標，「結婚會」就這樣成立。誰需要，誰就標會，輪到誰結婚了，其餘的人還會去幫忙。

還有一種叫「穀仔會」，是以稻穀計價，一樣也是互助會的形式，「就是互相幫忙而已，也不是什麼正式的組織。」左增福說，當時的社會十分純樸，就算當月一時手頭緊繳不出來，日後再補繳也可以，只是沒有想到「參加結婚會，居然也會有事」，好好的一個「互

相幫忙」，最後卻鬧得沸沸揚揚，不少人因此被羅織入罪。

大約 1950 年代前後，左增福也加入了結婚會，他記得當時結婚會的會長是姓李，很多參加「結婚會」的年輕人，晚上沒事都會到李家的廣場聚聚，或泡茶聊天、或舞獅娛樂，就只是一般年輕人的聚會而已，沒有想到後來竟被誣賴成是什麼組織，「根本就是黑白講。」

他抱怨著當年的地下工作人員實在太多了，應該是有人去告了密，把「結婚會」當成了秘密組織，結果參加結婚會的人一個個被抓，有時候一個晚上就抓了好幾個，有些人根本不敢睡在家裡，原本純樸的村落一時間風聲鶴唳，家家都懷著恐懼。

有天晚上，他的兩個朋友躲到他家裡，三個人就睡在一樓的客廳，結果大半夜就有人衝進家裡，先把一個朋友抓走，左增福嚇得說不出話來，第二天就抱著棉被，往田裡的防空洞躲了起來。

當年是躲炸彈才躲進防空洞，沒有想到光復後為了躲特務亂抓人，他又嚇得躲了進去，可見當時的恐怖氣氛就和炸彈的威脅差不多，「可是隔沒兩天，我也被抓了。」朋友落網後兩天，左增福在一次回家時就被帶走了。

承認就死

左增福在被逮後，先被抓到佳冬分駐所，再漏夜送往東港、再轉到潮州，前後被關了二個月左右，而想起當時被日以繼夜的詢問，

左增福仍然憤恨難平。

「不止打罵，還用腳踢。」他記得偵訊的幹員都是操臺灣口音，回答不對就幹譙，而且還不准坐。偵訊時，他都是一路跪著回答，而且是一夜換了兩、三個幹員輪流審問，幾乎就是疲勞轟炸。總之就是要你承認有犯案為止。

不過，結婚會就只是結婚會，他實在不知道要承認什麼，也不敢承認什麼，「沒有吃黑豆，要如何拉黑豆屎？」實在是委屈，他知道有的人受不了挨打，一承認就被送往臺北土城或七堵等地，「那就是死路一條了。」

「一承認就是死。」他說：「我什麼都沒有做，不知道要承認什麼。」當時參加結婚會的，在佳冬一帶大約有三、四十人，但是在被汙指是地下組織後，結婚會也就散掉了，有的逃跑、有的被抓，有的被判坐黑牢，甚至被判死刑。

每個被誣指的年輕生命莫不懷著無數個問號，「為結婚而互助，怎麼成了滔天大罪，被逼著掉入恐怖的深淵？」

「穀仔會」助我結婚

二個月後，左增福被釋放了，結婚會也散了，但後來他還是靠著「穀仔會」才辦成結婚大事。

所謂「穀仔會」也是農村互助的一種組織，標會的日子就是稻穀收成的時候，「會腳」會把部分收成的穀子挑到「會頭」家裡，得

標者就把「穀仔」載走，換成現金，一樣達到互相幫助的目的。

左增福說，這樣的「穀仔會」，一年只有兩次，參加的也未必只有年輕人，可能因此才沒有引起注意。既然「結婚會」不可以，他後來也就靠著「穀仔會」的支持，才得以籌到結婚的費用。

那時候的錢很大，一分錢就可以買到糖果，娶某的聘金大概是一千多元，如果再加上請客等種種開銷，大約需要五千元上下，靠著家裡原先的儲蓄以及「穀仔會」的支持，他終於完成結婚的夢想，那年他 25 歲。

婚後一年，老婆還大肚子時，他就被調往馬祖當兵。由於自己受的是日本教育，國語根本聽不懂，到馬祖當兵根本是「鴨子聽雷」，當時兩岸情勢緊張，正是八二三砲戰前後，馬祖兵源少，他們勉強上了前線，一直等到有接續的兵過去，他們才又回到本島，他在馬祖整整待了一年八個月。

等到再回到家時，他已經當爸爸了。

叛條人生

當兵回來後，左增福又恢復了農民的生活，除了種田外，他也四處打零口養家，那時候一天的工錢只有 25 元，但孩子陸續出世，要撫養一子四女，他和老婆肩上的擔子不曾經過，所幸靠著標會存錢，他們一家也就胼手胝足一路打拚了過來。

年輕時經歷過「結婚會」、「穀仔會」，到了中年，左增福又是靠著標會存錢蓋房子，1970 年左右，他們在佳冬鄉六根村蓋了目

前的房子，開始賣起了左家粄條。

粄條是傳統客家美食，左增福的太太左賴見枝正是煮粄條的高手，她的阿公原本就是做粄條起家，在附近賣粄條數十年，後來他們接起了賣粄條的擔子，成為佳冬六根村一帶最老的粄條店。

「粄條要好吃，最重要的就是料要實在。」左增福說，他們都是到東港買新鮮的魚貨回來烹煮熬湯，再加蒜頭、豬肉等，料好自然就能口齒留香，這家老店原本都是由他的太太掌廚，四年前太太過世後，就由印尼媳婦鄧賢妮接手。



左家粄條小吃部（左）現由左增福的印尼媳婦鄧賢妮（右）接手掌廚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沒有誰規定人生的劇本一定要如何如何，誰也想不到，在佳冬一開數十年的板條老店，最後的接棒人竟是新住民，來自印尼的華裔鄧賢妮一樣把板條煮得香噴噴，在婆婆過世後，板條店就由她撐起。

而左增福守著老店，並不後悔這一生靠著標會拚過來的人生，他只遺憾地說，要是當年的結婚會，沒有被誤會就好了……，也許很多人的人生都會不一樣。